

铁血生涯

张健 作家社 著

——一个少将情报官的自述

长篇纪实小说

5

70-1
8607

铁血

● 张 毅 薛家柱 著

173814

5



铁血生涯

Tiexue Shengya

张敬 薛家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道署街6号1层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220,700 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5 1/2 插页：3

1981年8月第1版

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

责任编辑：马兆政

责任校对：李守勤

封面设计：杜凤奎

ISBN 7-5312-0180-6/I·108

定价：5.30元

1247.5
3539
2

5K 77101

生涯

● 春风文艺出版社

館圖北
藏書不

B

513171



作者 张毅

(摄于1980年)

作者张毅小传

抗日战争开始，张毅投身国民党空军对日作战，后因视力受损退役。继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吸收，多次派遣上海，直至抗战胜利。

解放后，他投奔国民党空军，接受情报署派遣来大陆，活动于上海、南京、徐州等地。此后又受国民党“第二组”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“西方企业公司”等间谍情报机关派遣，1956年2月潜入大陆，由于人民普遍提高警惕，张毅难于施展特务活动，遂在我强大的政治形势迫使下，弃暗投明。

张毅现为某高校副研究员。



作者 薛家柱

作者薛家柱小传

薛家柱，浙江宁海人，五十岁。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。读书时即发表诗作，1961年加入中国作协浙江分会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杭州市作协主席。

主要作品有诗集《金银岛》，儿童文学《台湾来的渔船》，长篇小说《觉醒的警卫员》、《小城故事》，电视剧《盈盈一水间》、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、《济公》等。有的作品已译成日文，由港澳翻印，在海内外广为发行。

《铁血生涯》为他与张毅合作的又一纪实文学新作。

内 容 提 要

原国民党少将情报官张毅，抗战期间多次潜入日占上海滩，开展敌后斗争。上海解放后，他又辗转逃往台湾，接受美蒋联合派遣，三次潜回大陆。最后，在我政策力量感召下，幡然自首。

作品以珍闻实录的纪实笔法，充分展示了张毅特务生涯的腥风血雨，以及他在那种金元美女、巧取豪夺世界里的痛苦挣扎。事件迭出，人物众多，历史容量较大，文字洒脱活泼，是一都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佳作。

引 子

设想到一梭子高射机枪子弹会彻底改变人生的轨迹，把张毅从天上打到了地下。真正的地下。

那天，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。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警报呼啸，张毅跳进DB苏式轰炸机机舱，腾空而起，去迎击日寇侵犯华中地区的轰炸机群。

他作为一名国民党的空军军官，在这场神圣的民族战争中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特别经过保卫大武汉等几场空战，把恐惧哟、死哟看得并不那么可怕。日军侵犯到你的老窝里。日寇排山倒海一般占领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中，国民政府已退缩到了重庆。再退，四万万同胞已没有国土可容，还不奋起一击吗！？难道就这样任人宰割？蚂蚁临死还蹬蹬腿呢！

张毅眼前晃动的只有飞行服上那个大“耻”字，比勋章还大、还耀眼。这是那次武汉空战全军覆没后，蒋介石大发脾气，特意颁发给空军的，让每个飞行员佩在身上。那意义不啻一枚奖章、勋章。牢记国耻，你望着它能不脸红！？

可张毅已在上次空战中把这“耻”字上的尘垢洗刷掉一些。他总算指挥击落了一架日军的轰炸机。据说还是日寇的王牌飞行员，号称“空中之花”……

“03，注意，注意，前方已发现日寇轰炸机群，编成三个机组，一个大队……前面由零式战斗机护航，正向你们逼近……”

张毅正沉浸在不无得意的回忆中，突然，无线电导航的耳机里响起了指挥员急促的声音。

敌机临近了。张毅敛了敛神，环顾一下左右的僚机，对着麦克风喊：

“03注意了，准备迎接战斗……”

三个机组，一个大队，敌人象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。而自己只有孤零零两架飞机，敌我相差太悬殊了。这滋味张毅已尝过多次，在敌机阵中左冲右突，那是拿着自己的身体去撞刀山，随时都会脑袋开花，鲜血飞溅。机毁人亡的惨剧他看得多了。他随时随地都感觉厄运象披着黑衣黑帽的死神马上会扑到自己身上……

零式战斗机，这种被美国佬称之为“东洋魔鬼”的日本飞机，曾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神出鬼没，使不少军人闻风丧胆。现在面对这样的对手，不得不小心提防哪。

正在这样想时，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组飞机，闪电般出现在前边。零式战斗机，鹰鸢般朝他扑来，象一下要把他攫住。

张毅一怔，心里犹豫了一下。过去抱着反正一死的想法，每次都以命相搏；现在已立下战功，不能不对自己稍加珍惜了……

正在这一闪念间，敌机已“嗖——”地冲到他的面前。张毅急忙拉起操纵杆，但是迟了。“咕咕咕——”一梭子机枪子弹，朝他射来。

一道火光。一阵热浪。他顿觉头晕目眩，眼冒金星，天旋地转……

完了！他嘴里尚来不及喊出声来，身体就象断了线的纸鸢往无底深渊坠落、坠落……

1941年春末的一天下午。敌机飞临山城重庆的警报刚刚解除。长江边高高低低的马路上走来了两个年轻人。他们从林森路经都邮街，到两路口，然后沿直线柏油马路，来到上清寺附近。

他们一路走一路谈，谈的都是别人听不懂的无线电方面的事情。原来他们两人都是全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会员。今天要去见无线电协会会长徐恩曾。

走在左边那个身材高大、魁梧的青年就是张毅，二十岁刚出头。看他身板毕挺、步伐矫健的神态，就知道是个军人。

是的，张毅刚从空军退伍下来。自从那次空战，他侥幸没被零式战斗机机枪打中，可是一梭子弹从眼前射过，眉毛、睫毛全被烧灼，影响了视力。不能再上天同日寇空军去作战。

正巧，当时的国民政府，要选派一批国民党空军到美国去培训。张毅心想，这是好机会，到美国去逛一趟也不差。他就买通了医官，给他开了一张视力合格的证明，随大队去了美国。

谁知，到了美国佛罗里达空军基地，还要进行身体复查。复查就复查吧，张毅对自己身体是很自信的。各方面都很

棒，绝无问题。至于眼睛，他早把视力表背熟了，连最后一排的凹凹凸凸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哪里晓得美国佬什么事情都喜欢出奇翻新，连视力表也同人家。他不是用“山”字那种国际通用的视力表；而是别出心裁的用半圆的缺口来辨别。这下叫张毅抓瞎了，背得最熟也没用。当木棍指到最后一排时，他挥挥手说：“别查了，我视力不合格……”

这样，他不得不从空军退役了。怎么办？张毅回到重庆，想找份差使干干。干什么呢？他想到搞无线电。

他业余爱好无线电，常利用自己装置的电台，同世界各地的无线电爱好者联系，

“CQ、CQ……我听到你的讯号了，你听到我的吗？请回答，请回答……”

就凭空中电波，张毅同国内外五大洲的无线电爱好者交上了朋友。他获得了“W·A·C”荣誉证书，表示已同五大洲通过话。

这些空中朋友，只闻其声，却不见其人。这次张毅退伍来到重庆，就想会会重庆的空中朋友，看看他们能否给自己一些帮助。

他拜访过中央通讯社的管理工程师黄履中。两人一见面都非常高兴。黄履中告诉他，重庆还有哪些全国无线电协会会员，而会长就是战地服务团团长徐恩曾。因为抗战一开始，全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就划归战地服务团领导了。

徐恩曾，张毅听姐夫贺耀祖说起过，但没见过面，更不了解他是何许人。今天就让一位姓戴的朋友陪同，专程去拜访徐恩曾。

徐公馆在上清寺附近。沿着山坡一条石阶拾级而上，绿

荫丛中有一幢二层楼房。战争，对重庆这座“陪都”还是宽容的。虽然山城天天回响着空袭警报，但这些官邸并没有挨到炸弹。不远的枇杷山上，照样开着嫣红的夹竹桃。

经过管门人通报，徐恩曾已在客厅等候。姓戴的朋友对这位战地服务团团长比较熟悉，徐恩曾也以一种礼贤下士的风度，同客人们随便闲聊着。

徐恩曾长得还算清秀，身材适中，给人以精明强悍的印象。他四十岁上下，说话沉着、稳重，操一口杭嘉湖官话，但没有一般官员那种颐指气使的神气。

“听说张先生……已从空军下来了，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哦，你到重庆来，有何打算？”

“想找点事儿干干。”

“唔，你过去在上海，干了些什么差使呢？”

张毅就把自己的经历和在上海的关系大致说了一下。

“嗯，嗯。”徐恩曾专心地听着，很少打断他的话。

看来他对自己的情况是了解的，只是明知故问。张毅心里想着。他马上发觉，徐恩曾神态中有一种不同寻常的表情：他虽然不插话，一双眼睛却牢牢盯着你，象是在搜捕某种信息，而他自己却不露声色，脸上是一种冷漠的矜持。好家伙，这双眼睛象要把人五脏六腑都看穿，透露出来某种职业习惯。

怪了，别看他表面象个无线电专家，恐怕不止于此吧。

隔壁电话铃响了。不是一般的叮铃铃响声，而象蜂鸣器那般：先是一下，没有人接，二下、三下……

徐恩曾进去接电话了，习惯地反手把门带上。

张毅的心格登了一下。一个战地服务团团长的家，怎么会有这种电话，只有象他二姐夫贺耀祖家，才装有这种特殊电话。贺耀祖当时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重庆市市长。

徐恩曾接完电话出来，似乎有事要出门，就匆匆打发张毅。

“先生，你想找点差使干干很好，我可以推荐。不过，我建议你利用这段空暇到上海去跑一趟，看看沦陷区的故乡是个什么模样……”

张毅从徐公馆告辞出来，就回到林森路他大姐夫王楣祥的寓所。

大姐夫在重庆望龙门望龙里一号开了一家钰昌五金行，很赚钱。战乱时期，西南大后方五金器材缺乏，成为紧俏物资。打仗、办工厂，哪一样少得了五金，大西南交通不便，谁有办法能从沦陷区或香港、东南亚贩运一些五金器材到大后方，那金条、银元就可大把大把捞进。当时连喝酒猜拳也大喊：“四季（司机）发财”、“五金魁首”了。

大姐夫赚了钱，就在林森路上租了一座豪华的公寓。底层是电料行，二楼到四楼都是富丽堂皇的房间。

现在，隔壁大姐夫房间里正传来猜拳行令的吆喝声，还夹着女人的阵阵浪笑。

唉，这些五金老板发了国难财，就胡花滥用，享受作乐。空袭躲防空洞，民众只能躲在又暗又潮湿的大地洞；他们却用金条租高级防空洞。里面电灯雪亮，隔成一间间旅馆那样的小房间，并叫来厨子把鸡鸭鱼肉挑到洞里，大开宴席。敌机临空，人家在洞内担惊受怕，他们照样在洞里花天酒地，打麻将，玩妓女……

大姐不在重庆。她带着两个外甥女留在上海沦陷区。而姐夫早把妻子儿女丢在脑后，乐不思蜀地整夜陪着妓女玩乐。

对！到上海去一次。把姐姐和两个外甥女接来，同时去会会老同学和老朋友。

张毅把去上海的决定告诉了大姐夫，也附带打电话告诉了徐恩曾。

谁知徐恩曾一听，在电话里声音显得很高兴：

“很好，很好！哎，张先生，如果你从上海回来，如果方便的话，能不能把我留在上海的两只箱子带回来。

“什么箱子？”

“两只普通的西装箱。麻烦你顺便带回重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张毅沉吟着，不好意思马上拒绝，只得敷衍着，“我一定尽量想办法……”

“如果你有办法，请到忆定盘路186弄3号去拿。地址请你记一下。”

不容推托的口气。张毅只得把这地址记了下来。末了，他问一句：

“到这地点找谁，凭什么去取？”

“你按照这个地址，就说重庆徐恩曾让你来拿就行了。”

怪了，只有地址，没有具体的人，这箱子怎么个拿法？

徐恩曾没有进一步深说，就把电话挂上了。

张毅也不细问。反正到上海以后再说，如能方便地取到，捎回来也是一份人情；如很麻烦，取不到，只怪你徐恩曾说得没头没脑。

二

五月的一个晚上，黄浦江上刮来阵阵醉人的春风。已经沦陷了的大上海，仍显得那样繁华、喧闹。一幢幢高楼大厦上霓虹灯闪烁，十里洋场仍是纸醉金迷。因为东南沿海一带的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贾都到上海这座“孤岛”来避战祸，所以大上海反而显出畸形的繁荣。

地处黄浦江边的汇中饭店，今晚餐厅一角聚集了一群年轻人。他们兴冲冲地喝着威士忌、白兰地，尝着上海大菜，高呼：“为友谊干杯！”欢迎老同学张毅回到上海。

“张毅，你这小子，居然还活着回来。”

“不光活着，还结实着呢。”

“喂，张毅，重庆情况怎么样，你们究竟在大后方干什么？”

“你说，抗战到底有没有前途？能否胜利？”

问题，连珠炮般朝张毅发来。他完全理解长期处于日本法西斯高压与禁锢下的沦陷区人们的心情。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”嘛，何况又从小后方来了一个老同学。

张毅尽可能详尽地向大家介绍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情形。他讲述了空军同日本法西斯的激烈空战，讲了保卫大武汉的悲壮情景，也讲了重庆军政人员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。

“那你这次回上海来干什么？”

“接姐姐。顺便看看，能不能做点生意。”

“做生意倒是个好主意。当今年头，跑沦陷区与大后方

买卖，准能赚大钱。”

这时，一位姓董的同学拿着高脚酒杯过来，拍拍张毅肩膀说：

“你真要做生意，我可以帮你忙。”

“哦——你能帮我什么忙？”

“你把货交给我。”他拍拍自己胸脯，“我帮你安全运出去，保险你一路没问题。”

这位姓董的是张毅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，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，现在意大利领事馆当秘书。

“你有这么大能耐，”张毅还有些不大相信地望着他。

“沿途不会受到日本宪兵的检查吗？”

“谁敢检查，”姓董的把高脚酒杯向上一举，“日本同意大利是轴心国。我把你的货贴上意大利使馆标签，作为外交行李托运，保险日本人连箱子都不会打开来看看。”

“好哇——张毅，这下你找到最好的同盟军了。”大伙拍桌打凳地起哄，“干杯，为新的合作干杯！”

酒瓶盖啪啪响，泛着白沫的酒汁，往一只只高脚杯子里倾倒。

张毅也站起来，高高擎起酒杯；

“老同学，我这次来上海，除了接姐姐，无非也想探探路，看看有没有买卖可做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可以合作，大伙儿一起赚点钱怎么样？”

“OK，OK！”大家一听，哄堂笑了。

叮当，叮当，高脚酒杯纷纷发出清晰声响。

在这群欢笑、打闹的同学中，有个文静的姑娘坐在一旁吃吃地笑。她叫董小燕，是那位姓董同学的妹妹。张毅从小就认识她，她常跟着哥哥上张毅家玩。现在这个丫头已长成娟

美的大姑娘了，在上海郊区的真如当国际电台服务员。她听说张毅回来了，也跟着哥哥到汇中饭店来参加聚会。她被同学相会那种欢愉、融洽的气氛所感染，虽然插不上话，就用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来表达。

这一晚，大家谈得非常投机，直到很晚张毅才回到拉都路大姐的家，这是一座舒适的花园洋房。

“姐姐，你就收拾收拾，准备走吧。”今晚张毅心情很好，“行李运出沦陷区的封锁线没问题了。”

“哪能没问题？”姐姐诧异地望着他，“你有啥个神机妙着？”

“我有意大利领事馆的老同学帮忙，管保万无一失。”

“哦，那邪气好！”姐姐高兴得急于去收拾行李。

张毅知道姐姐脾气，这次搬家肯定大箱大包，就劝她说：

“姐夫在重庆样样有，你东西少带去一些。”

“那首饰呢？”姐姐正在整理首饰匣中的钻石戒指、翡翠手镯、玛瑙耳坠，“衣服可以少带，首饰内地不容易买，将来我出客、参加宴会怎么办？”

“也尽量少带，路上不安全。”张毅还是竭力劝阻，“到重庆想法再买嘛。”

主要的事情有着落了，张毅就在上海到处探朋访友。听说张毅回来了，不少朋友都请他吃饭，邀他到咖啡厅、舞厅玩玩、聊聊。

一天晚上，在永安公司七重天舞厅里，一位妩媚俏丽的舞女含笑向张毅走来，向他伸过温暖而又柔嫩的手，抿着嘴轻声轻气地问：

“张先生，我是荣碧君，您没有忘记吧？”